

周禮正義

冊十一

周禮正義卷四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

疏

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者佐大司樂而與舞師師氏保氏爲官聯也國學者在國城中王宮左之小學也學小舞之國子未入

大學則此國學爲小學明矣王制云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養學爲大學養國亦據國中小學言之不言學者文略此詳言之故曰國學大司樂掌大學則教大舞此樂師掌小學則教小舞亦互相備凡周小學在國不在郊詳大司樂諸子疏國子即大司樂國之子弟不言弟者亦文略也賈疏云此樂師教小舞即下文帔舞已下是也此言小舞大司樂雲門以下爲大舞也注云謂以年幼少時教之

舞者謂國子年十三以上十九以下者樂記所謂童者舞之是也此官則於小學合而教之凡國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注云正樂政也彼從樂人之事蓋謂能舞六大舞者正於樂人即謂受教於樂師舞師也互詳師氏疏引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者證未二十皆學小舞也鄭彼注云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文也成童十五以上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則孔疏引熊氏云勺簫也舞象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賈疏云勺即周頌酌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鄭注云周公居攝六年所作是也象者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注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是也此皆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此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小時學之

也人年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大夏夏禹之舞雖舉大夏其實雲
門以下六舞皆學詒讓案勺象並小舞之樂章下經帔羽等則據器
服言之左襄二十九年傳說季札觀樂云見舞象箎南籥者杜注云
象箎舞所執南籥以箎舞也皆文王之樂案季札先觀象箎南籥而
後觀大武以上四代大舞則象即小舞之象箎即小舞之勺可與熊
氏之說互證但依杜及熊義則勺箎字通依鄭義勺又爲酌之借字
故燕禮云若舞則勺注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既合鄉樂萬
舞而奏之二義不同未知孰是也至詩箋以勺爲周公作大武時所
作象爲武王所制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墨子三辯篇漢書
禮樂志說同杜以象爲文王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
孔疏引服虔說並同呂氏春秋古樂篇又云周公爲三象蓋所傳之
異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合曰大武然則周初所
制小舞非一至大武作而聲容極盛可以兼包諸小舞故此經舞師
大司樂樂師諸職咸不列勺象二舞之名與又文王世子明堂位祭
統仲尼燕居說下管樂曲亦曰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
象鄭並謂卽象舞非也詳後疏

有干舞有人舞

故書皇作聖鄭司農云帔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翳牛之

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廡以
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聖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玄謂帔析五采繒
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旄
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舞
者辨大小舞之名與下經樂儀射節皆樂師之官法也賈疏云此六
舞者卽小舞也若天地宗廟正祭用大舞卽上分樂序之是也按舞
師亦陳此小舞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卽皆據祈請時所用也
詒讓案此六小舞皆自有樂章上注勺象等亦其類也 注云故書

皇作聖者詳舞師疏鄭司農云帔舞者全羽者以一大羽注之檀首也說文羽部云翬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從羽夊聲讀若紱案先鄭以帔舞亦用羽則翬爲正字帔同聲段借字許蓋從賈景伯本作翬於羽舞形義爲切但二鄭讀與許書字不盡同故於此及鼓人舞師皆不出翬字也互詳鼓人疏云羽舞者析羽者舞師注云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帔也案析羽者襍衆羽也賈疏云先鄭意以司常有全羽爲應析羽爲旌相對卽以此帔舞爲全羽羽舞爲析羽相對解之後鄭破帔舞不破羽舞也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者段玉裁改皇爲聖云今本作皇舞非也司農從聖又曰讀爲皇鄭君則作皇而說義各別案先鄭先釋文義而後正其讀則此文自當作聖舞段校是也左昭十二年傳楚王秦復陶翠被杜注云以翠羽飾被說苑善說篇襄成君衣翠衣先鄭說舞衣蓋與彼相類舞師注但云皇舞蒙羽舞不言衣飾翡翠羽者文不具也此云衣飾翡翠之羽則覆頭之羽當亦同爾雅釋鳥云翠鷩左僖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鷩冠孔疏引李巡云鷩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然則翡翠羽覆頭則近於鷩冠矣互詳舞師疏云旌舞者翬牛之尾者釋文云翬舊音毛劉音來沈音狸或音茅字或作翬或作翬皆同案說文翬部云翬西南夷長髦牛也翬聲牛尾也翬彊曲毛可以箸起衣沈音狸者字作翬也或音茅者讀爲翬也舊音毛者讀爲旌也序官旌人注及御覽樂部引此注並作旌牛劉音來者字作翬也翬爲長髦牛之正名其尾名翬因謂之翬牛翬可以爲旌因又謂之旌牛二者通稱此經旌舞及旌人凡言旌者並據翬牛尾而言正字皆當作翬作旌者段借字若翬則字之誤也序官注云旌旌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山海經北山經云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旌牛郭注云今旌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又中次八經云荆山其中多翬牛注云旌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牖

旄莫聲索隱引張揖說與郭璞略同案旄牛卽犛牛上林賦以旄犛並舉文人屬詞不嫌經復郭張分爲二物非也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地法夏而王用纖施舞俞樾據周書王會樓煩以星施孔注旄所以爲旄羽珥謂纖施舞卽此旄舞是也云于舞者兵舞者據鼓入舞師並有兵舞也鼓入後鄭注云兵謂干戚也同先鄭義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于舞也彼于舞爲宗廟大舞此于舞爲小舞二者雖異其爲武舞則同文王世子孔疏云若其大舞則以干配戚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舞則以干配戈則樂師教小舞于舞是也案據鼓人注義則小舞亦以干配戚孔說非鄭悖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用錫舞凌曙據郊特牲朱干設錫謂錫當爲錫錫舞卽于舞是也云人舞者手舞者義亦與後鄭同云社稷以帔者據舞師文云宗廟以羽者春秋隱五年經云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彼爲大舞之文舞此則小舞用羽與彼同云四方以皇辟靡以旄者經無見文未詳其義辟靡卽大學之中學爲王饗射之宮詳大司樂疏云兵事以干者干戚兵器故兵事舞之也云星辰以人舞者楚辭九歌東君云思靈保兮賢姱翺飛今翠曾展詩今會舞應律兮合節廣雅云東君日也大宗伯祀天神星辰與日月同科故知星辰有人舞也云聖讀爲皇書亦或爲皇者詳舞師疏云玄謂帔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者此破先鄭全羽之說也鼓人注云帔列五采繒爲之有秉與此同孔廣森云續漢祭祀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大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耘耨驅爵及穫刈春簸之形象其功也若然舞師掌教帔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漢時靈星亦稷之類故持五采繒得帔舞之遺象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者此亦破司農以羽冒覆頭上

之說也舞師注云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掌文設皇邸後鄭注亦云染羽象鳳皇色以爲之云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者韓非子五蠹篇所謂長袖善舞是也云四方以羽者亦據舞師文云宗廟以人者賈疏云雖無文宗廟是人鬼故知用人也云山川以干者賈疏云干舞卽兵舞舞師云教兵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是也詒讓案山海經中山經云祠首山用于舞置鼓毛詩邶風簡兮傳云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彼亦指大舞言之與此干教樂儀行以肆夏趨舞異也云旱暵以皇者賈疏云亦依舞師也

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故書趨作踧鄭司農

云踧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齊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吹爲節環謂旋也拜直拜也立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齊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疏教樂儀者教作樂以節撞製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疏儀儀與樂必相應也依鄭注此爲王迎賓客法其王以他禮事出入大寢亦當放此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者齊釋文作齊云本又作齊案玉藻仲尼燕居並作齊玉藻注云齊當爲楚齊之齊此注無釋則經本作齊可知大馭經亦同可證淮南子齊俗訓漢書賈誼傳亦作齊顏注云字或作齊又作茨案大戴禮記保傅篇亦作茨齊齊茨並聲近字通玉藻注楚齊卽毛詩小雅楚茨篇也九夏別有齊夏與此異云車亦如之者卽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是也云環拜以鍾鼓爲節者拜經例當作擗詳前世婦疏此疑誤此亦奏樂以爲環拜之節也所奏之

樂未聞

注云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者大寢即

路寢路寢之內

廷爲燕朝其外又有治朝外朝王之出入恆在於此

燕寢之內

無朝燕之禮出入不用樂故知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

廷之儀也

依鄭此注則王在廟出入不用此法故大司樂注謂大饗

王出入奏王

夏明不奏肆夏采薺也賈疏乃謂此王行迎賓春夏受

饗於廟及四時

饗食在廟燕在寢皆有迎法若然鄭此注據大寢而

言則是燕時

若饗食在廟則與此大寢同此與大司樂注不合殊非

鄭情又天子

待來朝諸侯受朝受享皆無迎賓法賈謂春夏有迎賓

亦非也詳齊僕

大行人疏云故書趨作踰鄭司農云踰當爲趨書亦

或爲趨者說文

足部無踰字言部後字注云讀若論語踰予之足玉

篇足部云踰

倒也趨踰形近而譌玉藻亦云趨中采薺故司農破爲

趨段玉裁云

踰陸云倉付反則知其字本爲踰六朝人往往書偏旁

作多也從足

從走古多通用徐養原云踰踰皆說文所無惟走部有

移字云移

趙夕也齊風巧趨踰今釋文云趨本或作趨案段徐說未

知孰是說文

走部云趨走也重文無踰字趨與趨義亦別東漢以後

始誤用爲一字

經典無是也竊謂故書自作踰不妨爲經典所無之

字漢書賈誼傳

又作趣趣趨古亦通用云肆夏采薺皆樂名者大馭

後鄭注云肆

夏采薺樂章也此先鄭云樂名亦謂樂章名也肆夏爲

九夏之一凡

九夏皆樂章詳大司樂鍾師疏云或曰皆逸詩者謂其

體如風雅頌

之詩而今逸其篇也漢書禮樂志顏注引劉德說同案

凡以器播其

聲則曰樂人所歌則曰詩二者皆有辭也詩之入樂者

亦謂之樂章

而樂章之體不必盡如三詩故先鄭以逸詩爲別解鍾

師杜注亦以

肆夏爲詩又引呂叔玉說以肆夏爲周頌時邁此云或

曰逸詩則先

鄭不從呂說也云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

則以采薺爲

節者釋名釋姿容云兩脚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

疾行曰趨

趨赴也赴所期也故鄭云趨疾於步也云若今時行禮於

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者行禮於大學謂若天子養三老五更於辟
廡行大射於曲臺之類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蔡邕禮樂志云漢樂
四品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鼓陔爲節史志無
文東漢時九夏已佚而有鼓陔者蓋爲歌詩以儼禮之奏陔非周陔
夏之遺聲也鄭鄉飲酒禮注謂大夫士奏陔有鼓無鍾故此亦儼之
云環謂旋也者楚辭天問王注云環旋也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
矩旋與還通此環卽玉藻所謂周還折還也云拜直拜也者謂卽大
祝九拜是也此環與拜是二事投壺云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
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旋卽所謂環也又案拜節應鍾鼓者
疑卽九拜之振動詳大祝疏云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
廷者據爾雅增成先鄭義也大寢之中謂路寢之堂至路門朝廷謂
治朝卽路寢門外應門內之廷故大馭注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
路門至應門也玉藻注義亦同引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
者釋宮文賈疏云證行是門內趨是門外之事也案爾雅云室中謂
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
奔但庭中走大路奔据助祭者而言故詩云駿奔走在廟也今總言
行者謂大寢之中不言堂下步者人之行必由堂下始與行小異大
同故略步而言其行也黃以周云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
之謂行堂上之地較室爲廣可舉足半躡之布武之謂步堂下之地
益廣可舉足徐行之迹不相躡趨則行而張足又疾於步走則更加
疾矣釋宮門外趨中庭走走疾於趨爲庭遠於門也則所趨之門謂
路寢門非大門也云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
作者既服謂釋燕服加禮服若大饗則服鷩冕其他各視其禮之隆
殺服之若司服所說是也王出至大寢之堂其行尚舒則奏肆夏以
節之出路門其行轉疾則奏采薺以節之也大戴禮記保傅篇則作
步中采茨趨中肆夏與此文迂賈子新書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荀

悅漢紀並同大戴禮盧注云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
 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芡此云步中采芡趨中肆夏又云行以
 采芡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芡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
 誤也孔廣森云燕禮記曰賓及廷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
 肆夏肆夏奏於門內以爾雅證之不當言趨周禮文是也案盧孔亦
 並據釋宮爲說今攷采芡之奏禮經無見文肆夏爲金奏則祭饗燕
 射皆用之大司樂云大祭祀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孔子燕居云入門
 而金作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凡大門皆在路門外此於釋
 宮當門外謂之趨也大射禮及燕禮記以樂納賓並云賓及庭奏肆
 夏此於釋宮當堂下謂之步也大射禮燕禮記堂上賓主行爵時亦
 奏肆夏此於釋宮當堂上謂之行也若然則肆夏之奏於行步趨走
 皆可比傳此經與大戴記無由決其孰是竊謂此奏樂節行唯視行
 之舒急本不必論何地釋宮所云亦止謂自內而出道彌廣則行可
 急耳至於行禮出入則或步以示舒或趨以昭敬固無定節況此經
 車行亦如步節乘車無在堂上之理何以亦有行趨之異其不能執
 爾雅之文以權其是非亦明矣大馭說馭路之節亦與此及玉藻同
 大戴記文多舛駁不足校此也云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者賈
 疏云反入至應門卽是路門外當奏采芡也入至路門卽是門內行
 以肆夏也但王有五門外仍有皋庫維三門經不言樂節鄭亦不言
 故但據路門外而言若以義量之旣言趨以采芡卽門外謂之趨可
 總該五門之外皆於庭中遙奏采芡矣云此謂步迎賓客者以經云
 行趨對車爲文明專據步迎法與大馭馭路亦言行趨爲據乘車法
 異也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
 者釋經車亦如之也路門內地隘則車行宜舒路門外地廣則車行
 差疾約與步行路門內行門外趨相擬故樂節亦同賈疏云案曲禮
 云國君下鄉位彼注云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彼謂諸侯禮

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也金鶚云諸侯必下宗廟與卿位天子可知賈孔疏謂曲禮國君下卿位諸侯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此強爲之解耳孫希旦云燕朝治朝皆有卿位入君日視朝於治朝此卿位謂治朝之位也以考工記應門路門皆取節於車者觀之則人君之車皆於路門內登降信矣下卿位者蓋出則於路門外下車入則於雉門內下車過之而復登車與案金孫說皆足正賈孔兩疏之誤金氏又云車馳驅於道路之中並不奏樂而云車亦如之者以車之遲疾與人之行趨同亦宜與采薺肆夏相應非必車與樂相近而後可爲節也卽入之行趨習於樂既久亦不必聞樂而自能中節不然迎賓於大門之外去路寢庭一里有餘豈復聞其樂乎入不必依於樂而可以樂爲節車可知矣大馭馭玉路以祀祀有在郊者不必皆在廟也又言凡馭路則五路皆然五路之用豈必在宮中哉天子出入升降皆必由阼階此一定之禮與撞鍾之左右義不相涉而鄭謂升車於西階前降於阼階前誤矣案金謂馭路行趨不必在路門內外其說自通但攷書顧命說大喪陳四路在賓階阼階面及左右塾之前此並在路門內也明王平日乘車必在路寢庭儻乘車不於路門內則何爲於兩階兩塾陳路乎又士喪遷柩祖廟既夕禮云薦車直東榮注謂象生時將行陳駕廟寢禮同明士生時陳駕亦在正寢廷則王禮可知鄭謂王登車於大寢階前說自可信但不必升降分就兩階以傳合樂節耳引尚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者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又引鄭注云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

則在東西黃鍾在陽陽氣動西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案大傳所云卽小胥賈疏所謂十二辰頭零鍾蓋奏以爲王出入之節雖亦四面縣而與賓祭宮縣之鍾不同鄭引之者證王乘車出入大師少師奏樂之事也賈疏云以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明出入升降皆在階前可知黃鍾在子是陽生之月黃鍾又陽聲之首陽主動出而撞之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蕤賓在午五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亦是靜故撞蕤賓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大師於是奏樂者謂王有此出入之時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則大師於時奏此采薺肆夏也

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唯狸首在樂記射

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鄭司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闕若一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狸首曾孫

疏

凡射者掌三射之樂節與射入爲官聯也云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者大司樂云大射及射令奏騶虞然則王射節大司樂令

奏諸侯以下射節蓋樂師令奏與鄉射禮云奏騶虞闕若云又記云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注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

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若然諸侯以下亦得奏騶虞惟節數則少耳又投壺亦奏狸首疑卿大夫以下通得用之不

必諸侯也云大夫以采蘋爲節者亦關孤卿而言賈疏云凡此爲節之等者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故射人云天子九節諸侯

七節大夫士五節尊卑皆以四節爲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皆以爲先以聽先聽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

知射之樂節以其射法須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
預於祭故須預聽但優尊者故射前節多也 注云騶虞采蘋采蘩
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者樂章卽詩之章句入樂者也三詩皆在召
南篇內采蘩第二采蘋第四騶虞第十四也云唯狸首在樂記者樂
記云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案樂記止
舉狸首篇名無其詩章鄭大射儀注亦以狸首出射義不云樂記然
此注樂記與射義兩舉則又非字誤攷漢書藝文志河閒獻王所獻
樂記二十三篇今小戴記止存十一篇其逸十二篇中或有狸首之
詩鄭詩周南召南譜云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
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疑狸首詩樂記射
義兩有之故詩譜謂存禮樂之記射人注引樂記曰嗟乎其節之志
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此正射義說曾孫詩之文而云樂記或
亦樂記射義兩有此文之證乎引射義者證以四詩爲節之義鄭彼
注云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
仁人也樂會時者謂狸首曰小小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
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
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其義也云鄭司農說以大射
禮以下者賈疏云證大師用樂節之事闕若一者謂七節五節之閒
緩急稀稠如一彼諸侯禮故有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樂師命大
師也云狸首曾孫者射義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
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彼注云此曾
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又大射儀注云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
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
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
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小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又史記封禪書云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

侯莫朝周周力少莫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來者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案狸首本射節非莫弘所設史說不經與禮違
惟狸首諸侯不來之義與鄭所說同徐養原云大戴投壺篇於曾孫
侯氏八句下復有質參既設四句弓既平張十二句嗟爾不寧侯五
句語意相承其爲一詩無疑中閒或雜以他語則錯簡也此非曾孫
之全篇乎夫投壺本奏狸首而篇末特載曾孫之詩則曾孫之爲狸
首明矣其名篇之義則大射注釋之已詳孔氏射義疏云篇中有狸
首二字故以爲名此說非是篇中無狸首字故鄭取詩中之言釋名
篇之義若本有此二字則其義已顯何庸復釋且當時亦不至失之
而謂之曾孫矣詩固有取篇中字爲名者小雅之巷伯大雅之雨
無正頌之酌賚般是也何獨於狸首而疑之然詩第言諸侯不朝故
抗而射之不言射其首也鄭以篇名狸首故以射言之皮侯之棲鵠
猶獸侯畫頭有首象焉案徐說是也但嗟爾不寧侯五句卽梓人祭
侯之辭與曾孫詩辭義殊異文似不相屬惟大射儀注有射諸侯不
朝之言今所見曾孫詩無此語而與祭侯辭則正相近孔廣森亦謂
祭侯辭卽狸首首章曾孫爲其次章若然鄭以曾孫爲章頭或是斷
章取義疑未能明姑存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序事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凡樂官之事此官皆次序用樂之事

疏凡樂

序事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凡樂官之事此官皆次序

校治之小宰六敘云以敘作其事是也云治其樂政者政謂若正樂

縣舞位及諸戒令皆是也注云序事次序用樂之事者賈疏云謂

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錯繆詒讓案樂器次序若琴瑟
在堂上金石匏竹在堂下及宮縣四面設縣之次是也作樂文
序若金奏升歌下管閒歌合樂等所作之先後樂師皆序之也凡國
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祀之事

疏注云小事小祭祀之事者據下文云饗食諸侯序其樂事

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則知自此以下至令相皆祭儀也春秋文
二年經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以爲大禘彼大祭祀謂之大事則此小
祭祀亦可謂之小事足相比例也賈疏云謂王玄冕所祭則天地及
宗廟皆有鍾鼓樂師令之若大次二者之樂大司樂令之也此小祭
有鍾鼓但無舞故舞師凡樂成則告備成謂所奏一竟書曰簫韶九
云小祭祀不興舞是也正歌疏注云成謂所奏一竟者司書注云成猶畢也說文音部云樂
備疏曲盡爲竟故云所奏一竟也引書曰簫韶九成者臯陶謨文
僞孔本入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引
以證樂一竟爲成之義凡天子諸侯之樂以升歌爲第一節下管爲
第二節閒歌爲第三節合樂爲第四節每節皆三終大夫士之樂唯
無下管而以笙入爲第二節餘三節並同天子諸侯又有金奏以迎
尸送尸迎賓送賓謂之先樂明非樂之正也若興舞則大磬九終大
夏大武皆六終書云九成卽九終也互詳大司樂疏又引燕禮曰大
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者鄭彼注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正歌者升
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賈疏云引燕
禮者欲見彼諸侯燕禮大師告樂師樂師乃告王彼據燕禮此據祭禮
禮亦於樂成之時則大師告樂師樂師乃告王彼據燕禮此據祭禮
事節相當故引爲證也詒讓案鄭引燕禮者證諸侯小樂正告備與
天子樂師告備同也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注云三成謂三
終也此以奏詩一終爲一成也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
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注云成猶
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是奏曲一終爲一成也書九成義與彼
同此經樂成則謂奏樂終畢歌管閒合衆節皆備爲成與書及禮記
所謂成者義同而事異燕禮告備亦在升歌笙入閒歌合樂之後則
凡樂無論幾成並衆節畢竟始一告備與此經正合賈疏謂一曲終

爲一成則樂師告備如是者六則六成餘入變九變亦然是謂三成者樂師當三告備六成者當六告備八變九變者當八告備九告備與禮經不合 詔來瞽皋舞 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皋當爲告呼擊鼓者其說非也

瞽詔來瞽或曰來勅也勅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玄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疏

注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皋當爲告者阮元云說文本部皋氣皋白之進也從卒從白禮祝曰皋登歌曰奉故皋奉皆從本周禮

曰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按先鄭以瞽爲鼓與許同詒讓案瞽從鼓得聲故先鄭以瞽爲鼓許君從之皋告亦聲近惟說文以告訓皋不破字先鄭讀皋爲告則以告破皋與許異云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者鼓以節舞詩大雅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毛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是舞當與鼓相應故詔告樂工持鼓又告舞人使同時俱來云鼓字或作瞽詔來瞽或曰來勅也者此先鄭又從別說不破瞽爲鼓而釋其義也說文力部云勅勞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強事謂翦篲勤也彼釋文云來本又作勅是來勅字通故先鄭引或說以勅訓來也俗書勑字亦或作勑與此音義皆別詳大宰疏云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者證勑瞽義亦通也誦頌之借字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宴樂雅誦逆樂序亦以誦爲頌是其證悲誦謂歌頌聲辭悲切也賈疏云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故後鄭不從之惠士奇云凶者凶聲怠者慢聲大司樂之所禁也肅肅則敬故聲無怠雍雍則和故聲無凶蓋逸詩也云玄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者段玉裁云司農易瞽爲鼓又從別說來瞽爲勑瞽者鄭君則從書作瞽而詔來訓爲詔視瞭扶瞽者來入與大鄭異賈疏云按大祝云來瞽令嗥舞注云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彼來爲呼之者以彼來上無字故以來爲呼之義與此無異也云皋之言號

告國子當舞者舞者後鄭不破皋爲告而謂皋與號字通義亦爲告與先鄭訓同而讀異惠棟云說文周禮曰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戰國策曰商君告歸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號歸卽告歸也皋讀爲告告讀爲號皋告同音故大祝注云皋讀爲卒嗥呼之嗥漢書紀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云告音如嗥呼之嗥是告又讀爲嗥然則皋告嗥三字同物同音故二鄭所讀亦無兩義阮元云後鄭如字讀皋爲呼號卽告義也與許同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承祭祀之下亦謂祭末至徹祭器之時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疏承祭祀之下亦謂祭末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曾釗云學士非專爲舞而不歌下大胥職云秋頒學合聲聲卽歌也其合之者正預習之以待祭祀耳案曾謂學士不專爲舞是也竊謂歌詩雖是瞽矇專職當徹之時蓋小師帥瞽矇樂師帥學士咸相和而歌二官爲聯事也若如賈說則經歌字與帥學士不相家於文不順其誤明矣又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說養老之禮云胥與就膳徹注云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膳徹謂以樂食之也是饗食歌徹大小胥亦與其事經唯云帥學士者以胥卽樂師之屬文不具也又案歌雍亦在堂上與升歌同故論語八佾集解引包咸云作之於堂其舞則在堂下與歌不同處也注云學士國子也者卽上文及師氏大司樂之國子也大胥先鄭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互詳彼疏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者據內宗外宗祭祀並云以樂徹明將徹時自有節禮之樂與祭時樂神侑尸之樂不同故經特云歌徹但先鄭不言雍詩故後鄭補之云玄謂徹者歌雍者論語八佾篇云三

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集解引馬融云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皇疏云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乃徹祭器是也云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者毛詩序云雖禘太祖也雍卽離之隸變鄭詩周頌譜云周頌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則周公制禮時已有雍詩故得歌之也令相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此相者此亦冢上詔來瞽爲文謂令相瞽也以下文校之此亦謂祭儀鄉射禮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彼樂正當此樂師則射禮亦有令相之事此文不具也注云令視瞭扶工者眡瞭云凡樂事相瞽注云相謂扶工故知此令相卽鄭意此文承上既徹則樂當罷故告相瞽者使知之也今審校文義容祭初工入時亦當令相不徒歌徹後鄭似亦不從此義故引之在後也云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爾雅釋詁云相道也瞽盲無目行慮有失誤蹶跌故使明目者相道之而行云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者約論語衛靈公篇文證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疏
諸侯饗當有相也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疏

序其樂事者序亦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此卽掌客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之等皆用樂也大司樂大饗亦奏九夏又仲尼燕居說大饗樂云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注云縣興金作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振羽振鷺及雍此饗樂之序見於經者彼記當從孔廣森金鶚讀下管象句武夏籥序興句象爲下管樂曲武夏籥謂大武大夏二舞序興與此序其樂